



名家
名作

▼试读章节

以A为字首的恐惧 无数蜘蛛，何处找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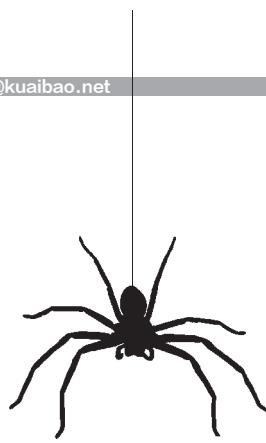
这个世界充满恐惧，纵然医学界有能力把恐惧分门别类，可惜始终没有找到根治的方法。先不说我，我身边就有很多人生活在恐惧之中。

单说以A为首的恐惧吧。我的朋友A1非常非常害怕蜘蛛，他患的恐惧症，学名叫Arachnophobia。

他不是天生害怕蜘蛛的，只是有一次，大概六岁吧，他爸爸如常地高谈阔论，不巧头上吊下一只不大不小的蜘蛛，快要碰到他开始秃的头顶了。A1看在眼内，忽然觉得蜘蛛一定会顺势溜到爸爸的口里。他想警告爸爸，但爸爸从来不喜欢人家插嘴。他情急起来，果然看到蜘蛛已经进了爸爸口中。从此，A1就害怕蜘蛛了。

如今他最希望的是终有一天碰到蜘蛛侠，他相信假如碰到这样一个救世英雄，一定从此爱上蜘蛛。可惜，他还没有碰到蜘蛛侠。

从A1我认识了A2。他们两个起先是师生关系，后来成了忘年交。开始的时候，当老师的A1其实很讨厌A2，总觉得他反叛高傲，连 $1+1=2$ 这样简单的



算术都故意弄得一塌糊涂。后来才知道A2不是不想学，而是他害怕数字，患上了学名叫Arithmophobia的恐惧症。

我另一个朋友A3患的比较常见，叫“广场恐惧症”，英文是Agoraphobia，简单来说，就是害怕大的、人多的空间，例如广场。

原来多年前，A3在一片很大很大的地方丢了一件很珍贵的东西，始终意难平，于是想了一个方法：先画张地图，再把那片大地方划分为一个个小方块；每天搜查一个小方块，不信搜不完。开始的时候她的确是这样想。可是，就在搜到第134天，她忽然觉得自己好像站在1米34深的水中，再继续下去，必定没顶。

从此，她就患上Agoraphobia，不敢再追寻。

你知道以A为字首的恐惧症就有超过六十种吗？例如Amathophobia，害怕尘埃。例如Apotemnophobia，害怕断肢者。例如Arachibutyrophobia，害怕花生酱黏到口腔的顶部。

以B为字首的恐惧 害怕跌倒，从此不敢走路

很久很久没有探望我的朋友B1了。一时兴起，我从城西跑到城东，沿途数着自己踏过多少步。一共1069步，比上次多了7步。

自从B1患上步行恐惧症Basophobia（一说Basiphobia）之后，我每次去探望他，都会清清楚楚数着自己的脚步，像在数着自己的福气。到B1家了，所有的窗如常拉上枣红的天鹅绒帘，刚好与他苍白的脸呼应着。B1以前不是这样的，相反，他可算是个热血青年，没有人关注他。当时可没有微博。

于是B1想到了一个方法。他知道本城一家媒体单位门前正在修路，就挂了一身写满东西的彩带选在那里跌倒；他想，如果博得媒体关注，当然好，不然博得赔偿，也不错。但他这一跌，跌得很

伤，却连一小块的报道也跌不回来。从此，他便不敢走路——其实他不是害怕走路，他是害怕跌倒。

还有段时间，城中某区突然出现了大量青蛙，跳来跳去，像四散的喷泉。媒体翻天覆地的报道中，我留意到有记者访问了好几个怕得要命的人。他们怕的不是末日快到，而是两栖动物，他们的恐惧症叫Batrachophobia。

其中一位后来还上了电视节目，解释她的病因。她起初恐惧的不是两栖，而是两“妻”，原来，她发现了丈夫背着自己再娶了另一个，而更让她大受打击的是，她甚至不确定这第二妻是不是个女的。慢慢，她觉得自己身上竟然像青蛙般永远都有一些黏黏的东西，很令她恶心，然后便患上两栖动物恐惧症。

你知道单以B为字首的恐惧症虽然不及A多，也有接近二十种吗？例如Ballistophobia，害怕弹类物体，像飞弹、子弹。例如Belonephobia，害怕针。例如Brontophobia，害怕雷电。

以C为字首的恐惧 什么都不怕，很可怕

假如我们什么都不怕，你会做什么？我听过的答案林林总总，其中C1答得最吊诡，他跟我说：什么都不怕，很可怕。

我对这样的答案无言以对，因为我从未试过“什么都不怕”。可C1倒是肯定的，他患的是Counterphobia，就是恐惧没有恐惧症。正因为他常常恐惧自己没有恐惧，所以身边都是容易害怕的人。我在这里介绍你认识的，不少本来都是他的朋友。

比如C2，C2患的恐惧症其实相当普遍，叫Claustrophobia，汉语译得很凄美，叫幽闭恐惧症。

C2小时候，跟很多小朋友一样，常常给老师处罚，而当时流行的处罚方式就是抄姓名很多很多遍。有一次，他抄到第八行的时候，看着纸上满是自己的名字——X国昌X国昌X国昌X国昌X国昌——从此便害怕一切密封的汉字，不单是“国”、“昌”，还有回家的“回”，囚禁的“囚”，囤积的“囤”，他也不喜欢每个月的“四”号。

因为这个原因，他一直不喜欢在家，

也不特别热衷买房子，最终也因此找不到妻子。凡有不熟的人问他为什么还是单身，他干脆就说自己渴慕自由。

C2的朋友C3也是单身，也同样以渴慕自由为理由，但其实是患了另一种恐惧症：Caligynephobia，美女恐惧症。

C3这个病本来不易被人发觉。世上美女难寻，日常生活应该不成问题，但可惜近年来，关乎美女的广告多得厉害，而九成九都以美女为标榜，C3走到哪里，都见到白而滑的肌肤、S身材、高耸结实的乳房……在一个阳光特别毒的下午，他在街上对着一张美女海报嚎啕痛哭，从此，人人都知道他病了。

不过C3这个病虽然令很多担心被视为不漂亮的女人拒绝与他同时出现，却带来一些被视为美女的女人喜欢与他做朋友，就是社会上所谓的美女作家，因为每当C3向她们发电邮，表达喜欢她们的文字，又附上医生证明的时候，这些美女作家都相信他是真的喜欢她们的文字，不像一些批评她们的人，其实只看过她们的脸。

你知道吗？单以C为字首的恐惧症就有大约五十种，例如Cainsophobia（或Cainotophobia），害怕新。例如Chiraptophobia，害怕被接触。例如Consecutaleophobia，害怕筷子。

新书
抢鲜看

《谋生亦谋爱：民国女子的美丽与哀愁》

江苏文艺出版社



▼试读章节

张爱玲曾说过，“平生最恨的事情”便是“一个天才的女人忽然结了婚”。此话若是从一个男人嘴里说出来，言下之意大约是因为她结了婚，便一下子掐断了那些想追而没追她的那些男人们的念想。但是张爱玲是个女人，她的恨自然另有其因。

怎么就忽然结了婚

1

1889年11月25日，杨步伟出生于南京一个拥有百口人、128间房屋的大家族中。其祖父是中国佛教协会创始人杨仁山。

杨步伟19岁就做了南京一所实业学校的校长；几年后又成为中国最早的一拨女留学生之一，读的是世界名校日本帝国大学，并一口气读到了博士；学成回国后，她创办了民国第一家私立医院，并任院长，又成为了中国最早的医院女院长。这样的一个女人，不要说是出现在民国初期，就是出现在今天的现实中，怎么说也算得上是“一个天才的女人”了！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天才的女人”，却“忽然结了婚”，婚后的她，事实上并没能成为一位教育家，也没能成为一位医学家，甚至连一名普通的医生都最后被她放弃做了，以一位家庭主妇的人生角色终其一生。

杨步伟人生先后如此巨大的反差，其逆转的那个“点”，似乎就是她的结婚，所以她的结婚岂能让人心中怅惘、“恨”意隐隐呢！

2

杨步伟的结婚似乎真有点“忽然”。只能说，她遇上了赵元任，且“不早不迟，偏偏在那个时候”。

1920年9月的一个晚上，在清华大学任教的赵元任，从“国语统一会”开完会出来，发现西直门城门已关，无奈之下就去表哥庞敦敏家过夜。那天表哥家正好有客人，其中两位是森仁产科医院的女医生，一位叫杨步伟，一位叫李贯中。

杨步伟与赵元任的这次见面，并未发生所谓的一见钟情的事，杨步伟更不会想到眼前的这个不爱说话似乎有点闷声闷气的年轻人会是个语言的天才和伟大的学者，席间她还不怀好意地问：“你学什么的呵？”“学哲学的。”听了赵元任的回答后，心直口快的杨步伟说：“一个人好好的干吗学哲学呵？”弄得赵元任不知如何接她话茬，桌上更是被引得一齐大笑。

以至于后来，朋友们常常以此与杨步伟开玩笑说：“一个人好好的干吗嫁个哲学家呵！”

1921年春，赵元任在中山公园向杨步伟坦露心迹，二人建立恋爱关系，此后仅隔了一两个月，二人就于当年的6月1日正式结婚了。所以说他们是“闪婚”，似乎一点也不为过。而这“闪婚”背后的原因和理由，除了是爱情，能是什么别的吗？

3

杨步伟结婚后，人生路线似乎随即发生了逆转，一下子转向了家庭的柴米油盐和厨房的灶台。

1922年，赵元任去美国哈佛大学任教，杨步伟自然随行，原本打算去了美国后考行医执照继续从医，不料三年生了两个孩子。为了补贴家用，原本富裕家庭出身的杨步伟，不得不将自己的首饰典当，还做起了小生意补贴家用。

晚年的時候，有一次杨步伟在对女儿职业选择建议时说：“我一生并未做出对国家与社会大有用的事，负了我父亲的希望，所以我现在不赞成女儿们学医——除非不嫁才可以。”

此言中几多无奈，几多沉痛，几多悲壮？不能不令人唏嘘！



【内容简介】
害怕下雨；
害怕日晒；
害怕找不到工作；
害怕经济不景气；
害怕房价涨太快；
害怕改变；
害怕一成不变……
为何社会越发达，人们怕得反而越多？

香港三大词人之一周耀辉，凭借对社会现实的精准观察，用诙谐幽默的文笔，将人们内心不敢面对的东西轻松揭露。

以从A到Z为字首的很多种恐惧症，每个症状，或相应的每个“病人”，原来都与你我息息相关。

有句话叫“久病成医”，所以：

读完这本书，(但愿)你可以减少一些害怕。



周耀辉，香港“三大词人”之一。周耀辉的词作设想独特、文化底蕴深厚，最是敢于挑战另类偏锋题材，游走于主流与非主流之间，在芸芸华语作词人中独树一帜。